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四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
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上奏之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
爲徵南呂爲羽鼙鼓鼙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上奏之若樂八變則地元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
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神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
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

而禋焉乃後合柴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
 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上以嘗配之圓鍾夾鍾也
 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字函鍾林鍾也林
 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
 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
 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
 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
 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蕪大蕪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
 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上生大蕪大蕪下生南
 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
 林鍾上生大蕪大蕪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
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
宮之所生屬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
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
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立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鼗大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
者陰竹主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
字之誤也疏凡樂者此辨三大祭用樂之異也賈疏云此三者
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云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

族爲徵姑洗爲羽者三大祭之樂皆首舉四調者爲歌奏之通均也云鼙鼓雷鼗者金奏用鍾鼓也下管亦奏鼗鼓云孤竹之首者下管也云雲和之琴瑟者升歌時鼓琴瑟以歌詩也此三大祭所歌詩唯下文宗廟云九德之歌圖上方巨歌詩未聞凡樂節升歌在下管前此經先言管後言琴瑟者文不次也云雲門之舞者興舞也凡舞在合樂之後燕禮記云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是也賈疏云天門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爲差也云冬日至者春秋經所謂日南至於周爲孟春而云冬者據夏正中冬月凡此經四時並用夏正周書周月篇云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也賈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禮

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日萬物秀出之時也案二至祭天地鄭注不辨月日賈謂必於二至日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同今攷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以爲魯郊用冬至之月辛日與此圓丘之祭雖無涉然謂用冬至則同依鄭彼注用辛似謂用冬至之月故郊特牲孔疏云案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張融

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鄭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曲禮疏引崔寔恩說則謂圜丘用冬至日不皆用辛金柝亦云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彪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彪于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摺至月言之今案張融金榜說足申鄭義此經二一至祭圜丘方丘猶左桓五年傳云啟蟄而郊夏正之郊不必正在啟蟄之日則圜丘方丘亦不必正在二一至之日矣又祚氏云夏日至令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雜氏掌殺草云夏日至而夷之冬日至而藉之此皆必不能限以一日者以經證經則二一至之祭謂其月自無

疑義云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誤下方丘宗廟同說文口部云圜天體也爾雅釋丘云非人爲
之丘金鶚云圜丘非人所築之壇周禮不徒言圜丘而言地上
之圜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
壇不得謂之地上矣賈疏云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
丘者圜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
北方皆可案圜丘方丘賈謂並取自然之丘未必在郊亦無論
方位郊特性疏引馬昭說同孔則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
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栗山爲圜丘在洛陽南
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案孔說與賈不同
以孔爲長秦壇祭受命帝明堂祭五帝並在南郊則圜丘祭昊

天亦在南郊明矣漢魏諸儒並謂圜丘在南郊故多并郊丘爲一祀史記封禪書又說秦人神有天主之祭云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蓋亦放此經圜丘之制而義小異又案此奏之總冢上鼓管琴瑟舞爲文周書本典篇云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明凡興樂通得稱奏與上文歌奏對文爲專屬金奏異也云若樂六變者賈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

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祗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從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者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者爲曲別也詒讓案經云樂六變八變九變者皆謂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與舞諸節各如數而小成如九德之歌卽升歌之九終九韶卽舞之九變也蓋祭初樂作不過金奏六變八變九變而鬼神示已出降本不待合舞之後而賈專據舞變言之義亦未析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之變數皆取所用宮之本數爲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以八變

而止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所以用其數爲終者凡樂以律均取其中聲之調各得其辰中和故及其辰終數也江永云揚雄太玄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己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案江說與崔氏義宗說足互相發明江謂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大磬之樂九變而終說本劉敞劉又引書蕭韶九成及此經九磬以證大磬之終於九其說近是若然依樂記說大武蓋亦六變而終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禹命皋陶作夏箒九成則大夏蓋亦九變而終惟大濩變數無攷至上文說六樂一

變至六變各有所致彼總家上六樂爲文而止於六變者若彼
據中祀以下不用備樂故至多者六變而終與此大觀用盛樂
不同也賈據樂記說大武六成之義以釋此經六變八變九變
之文樂記孔疏引熊安生說六成義同卽賈所本也黃以周云
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
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
自後表前至第二又鼓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三鼓及表自第
三前至前表四鼓而退及表自前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
北出自北表前出至第二表再成自第二至第三表所謂再始
以著往也三成而南自第三前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也
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南表回至第三表所謂復亂以飾歸也至

六成又自第二回至北表復繹以宗廟諸樂終而德尊也至圓
上奏樂六變用雲門方上奏樂八變用咸池宗廟奏樂九變用
九磬其舞之行列未必同於大武賈疏仍以大武約之固未必
然又因九變欲至北表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更屬難
信案雲門咸池大磬舞位今無可攷熊賈據樂記北出之文謂
舞位從南始黃氏則據大司馬注義謂當從北始其說亦通既
無可質證姑兩存之云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者明大祭備
享眾神禮運云祀帝于郊而百神受職是其義也賈疏云天地
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云夏日至於澤中之
方上奏之者中夏日北至於周爲孟秋賈疏云因高以事天故

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上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上象地方故也金弔云周禮不徒曰方上而曰澤中之方上上下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前漢案方上亦當與秦折同在北郊史記封禪書說秦八神地主之祭云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國上云此秦制之謬與此經正相反也云九德之歌者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宗廟之中又別有九德之歌者顯宗廟之祭所歌之詞皆是揚宗廟之德故加以九德彰明光顯之德章成九功之義賈疏云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云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賈疏云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禘祭也但設人論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

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大廟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廟是也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者賈疏述經人鬼下有皆至二字疑唐時別本如是石經
及舊刻本並無 注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明此三者爲最
大之祭詩周頌孔疏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賈疏云
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云
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闕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
祭也詒讓案此天神之祭爲闕丘祭昊天地上之祭爲方丘祭
大地人鬼之祭爲大禘通議之祇又天神有南郊祭蒼帝地祇
有北郊祭后土又有明堂合祭五天帝五地祇人鬼有吉禘大

禘五者亦通謂之禘是禘爲諸大祭之總名也云天神則主北
辰者謂圜丘之禘取天神皆從祀而以北辰爲主也冬至圜丘
祭天皇大帝卽北辰曜魄寶詳大宗伯疏魏書禮志游明根等
議云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禘五精
星辰也史記封禪書引周官云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
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是司馬遷以
此圜丘爲卽南郊之祭其云迎長日之至者兼取郊特牲文也
鄭則以圜丘祭昊天在冬至南郊祭受命帝在夏正月二者不
同齊書禮志引王肅云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
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
也郊特牲疏亦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

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圜於郊築泰壇象圜圜之形以上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圜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圜知圜圜與郊是一也祭法孔疏云張融以圜圜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圜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以上孔所引聖證論王肅張融等說並依董馬諸家義以此經圜圜即南郊家語郊問篇注說同郊特牲疏申鄭義云王肅以郊圜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冬至於地上

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
下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壇圜鍾之等
爲祭圖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
及郊天所用又云爾雅曰非人爲之丘秦壇則人功所作是圖
丘與秦壇別也孫星衍云大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
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
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
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
蕤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
神非一祭矣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

事天下言巡狩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
吉土饗帝於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壇上非郊鄭依禮
經肅何得非之乎爾雅非人爲之土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
云地上之園土禮器云爲高必因土陵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
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
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坵云畔也爲田畔界祭其中引周
禮文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
北郊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土坵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
爲之土園土與郊豈得云一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
論皆以爲周禮園土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案春
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

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周禮之明證。蕭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素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掘歆之議也。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爲南郊乎？案孔孫說是也。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又云：牲幣放其器之色。此專據禮方明玉，非祭天禮神之玉也。鄭以彼爲圜

上之祭與南郊玉及牲幣並異實非經義此不足以折王也詳
彼疏云地祇則主崐嶠者釋文云崐嶠本作混淪案正字當作
昆侖此謂方上之禘歟地祇皆從祭而以崐嶠爲主也鄭以夏
至方上祭崐嶠爲大地之神與孟秋北郊不同詳大宗伯疏金
鶚云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薦栗蓋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
禘郊不過薦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
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祇
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
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
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巽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此

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案金說是也方丘與北郊異同詳典瑞疏云人鬼則主后稷者謂宗廟大禘之禘四親廟二祫毀廟先王先公及功臣皆與享而以后稷爲主以后稷爲周之始祖也大禘亦詳大宗伯疏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明此三樂皆祭祀致神之樂也謂天神地祇祭日始迎尸升壇時人鬼祭日始迎尸入室時皆先奏樂以致神使來降也漢書禮樂志云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蓋秦漢祭無尸而亦有降神之樂與古禮同郊特牲孔疏引皇氏說圜丘之祭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至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

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通典吉禮說
圓丘之祭云祭日之晨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
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率
牲而殺之次則寶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祀次乃埽於丘壇
上而祭又說方丘之祭云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
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
瘞之以求神案皇說圓丘之祭先燔柴而後作樂降神而杜說
二丘之祭則皆先作樂降神而後燔瘞二說乖異經注並無明
文攷郊特牲疏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
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血爲
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醑爲歆神

始以脰爲陳饌始大宗伯賈疏說同案依熊說則祭天升煙與祭廟祿節次相當鄭此注謂宗廟作樂降神在禋前則祭天作樂不當在燔柴後皇說之誤明矣禮運孔疏又謂禘祭無降神之樂與鄭熊說並不合亦不足據云禮之以玉而禋焉者賈疏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禋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禋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禋焉據宗廟肆獻禋是也案賈說是也鄭意經三祭同云可得而禮而事則異天地神亦皆無禋則以玉禮神人鬼無禮神之玉則以禋鬯爲禮也賈深得鄭旨但蒼璧黃琮非郊上禮神之玉詳前郊特牲疏引皇侃說圖上之祭設正祭後乃云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又

云無祿唯七獻通典吉禮說二丘之祭竝七獻無祿其宗廟大
祫祫則有祿無禮神之玉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大祫云尸
人室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
也乃灌當灌之時眾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不云有禮神
之玉竝與鄭義合依鄭義則大祫作此諸樂畢乃祿故經說樂
訖乃云人鬼可得而禮祫與時享禮亦當同而郊特牲云殷人
尚聲周人尚臭孔疏謂周四時常祭皆尚臭若大祫則仍先用
樂蓋以此注爲專據大祫未知鄭意然否至通典說大祫謂先
行二獻乃作此黃鍾爲宮以下之樂則顯與此注敘次違悞不
可從也云乃後合樂而祭之者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
獻聲俱作金鶚云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

或雅或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賈疏去周之禮凡祭祀
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案賈說薦獻訖乃合
樂者謂朝踐薦腥后四獻之後而合樂故前疏謂大合樂者據
薦腥之後是也祭義云反饋樂成注云反饋是進孰也蓋樂合
於進孰之前而關於既進之後禮運孔疏引崔寔恩說謂四獻
之後薦孰時則大合樂與賈說略同通典吉禮則謂圜丘七獻
大禴九獻之後而後大合樂是在諸獻通畢之後與崔賈不合
疑非也今攷合樂在饋孰之前鄭賈說與祭義合是也但謂合
樂卽上文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不瑋詳前
疏依賈述鄭義凡大祭薦獻之前有降神之樂後則有合樂樂
之律均及節次略同賈大師疏謂大祭祀下神合樂皆升歌清

廟是則降神之樂始金奏升歌次下管闋歌至合樂興舞而終
及至大合樂又備此諸節降神與合樂節次每複無理且祭樂
與饗燕樂賓之樂大致相同燕禮郊特牲說饗燕樂亦無兩次
重舉則祭禮似不當如此之無況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
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殷大祭降神之樂亦三闋
而止以樂節推之蓋不過金奏三終而已而謂周人本不尚聲
其宗廟降神之樂乃歌笙闋合以至大舞各備九變其無乃過
於殷禮數倍其可信乎細釋此注前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又
云合樂而祭是蓋降神合樂兼賅通舉非謂自凡樂以下至大
舞等皆專爲降神之樂而合樂又當別求之他章也合樂時堂
上與堂下歌樂齊奏舞則王親在舞位其禮尤爲隆重然亦止

具文武二舞不必備六舞上大合樂之文乃通論樂事非祭後
之合樂也鄭說禮禋後有合樂得之而謂備六樂則非詳前疏
又案鄭前注引虞書憂擊鳴球之文以爲宗廟九奏之效應尋
文究義虞書祖考來格文在憂擊鳴球拊拊琴瑟以詠之下則
升歌之樂卽以降神而下管諸節悉在其後以書禮經注互相
推校鄭意自謂降神合樂節無重舉以次推之蓋金奏爲迎尸
之樂升歌爲降神之樂合樂爲饋孰時之樂而舞亦并作焉惟
下管開歌當薦獻何節經注並無說意者下管爲二禋之樂開
歌爲朝踐之樂與引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禮記
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彼
注云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況配五帝也案漢書韋玄成傳引大傳文作祭義玄成釋云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即鄭大傳注所本然則彼為南郊祭感生帝與圜丘祭昊天不同此經方說圜丘之祭不涉郊祀而鄭乃以大傳此文與祭法說圜丘之文牽連並引者蓋欲明王者祖出於天故禘郊並以祖配鄭詩大雅生民箋以姜嫄為高辛世妃則周祖稷即亦祖饗天為稷之所自出即亦為饗之所自出大傳雖本言稷配郊而義可通於饗配圜丘故先引此文以起祭法禘饗之義與大傳注情因無悖舊唐書禮儀志亦言表謂此注以大傳禘為冬至之祭讓其與大傳注遞相矛盾

非也又攷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志趙商問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法以爲祭天皇大帝與今大傳注不同則疑鄭先定記注本以爲圜丘之祭今本記注乃後定所改此注引彼作證或用先定之義亦未可知至賈疏謂引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則經本不言郊而注乃援郊祀之文以證義鄭意必不如是矣又案大傳此文亦見喪服小記鄭皆以祭天祖配釋之而王肅聖證論則謂禘爲宗廟之禘非郊禘其說舛謬不足信近金樞則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云而立四廟蓋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爲主稷黃以周又據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郊特牲疏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

所自出謹禘所自出爲祖廟之祭此則於經義似尙可通謹附
著之云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嘗配之者
證圜丘之禘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夏后氏亦禘黃
帝而郊嘗殷人禘嘗而郊冥周人禘嘗而郊稷鄭注云謂祭祀
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是彼
禘卽此圜丘之祭故注引以爲證孔疏云知此是圜丘者以禘
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釋天云禘大祭以比
餘處爲大祭摠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
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
禘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
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

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又
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
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議
緯之妖說又郊特牲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玄以祭法禘
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
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旣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
王者禘其禘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
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
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
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立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
者周公禘配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嚳配圜丘非也又詩

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嘗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屬圜丘則郊詒議案依鄭大傳祭法注說王者以天爲祖所自出周南郊則以稷配天國丘則以壘配天祭法之禘嘗卽此經圜丘之祭也王肅雜鄭則以祖所自出爲始祖祭法之禘爲宗廟大禘以嘗爲后稷所自出故禘嘗而以稷配之此經圜丘則與南郊爲一祭以稷配卽所謂郊稷也二義并整南北諸儒申彼總此迄無定論唐宋以後儒者多遵王義而鄭義益晦近金榜申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深奉禘郊之菜盛楚語禘郊不過薦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菜諸侯宗廟之事必

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糶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薦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烝盛桓也以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孔廣森亦云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章玄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周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自王肅以禘爲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圓丘之禘爲郊謂郊非祭五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且烝嘗借天子之禘禮樂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嚳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俗儒

所云祭始初之父於始祖廟者周本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於天固無足怪况大人履敏駟鳥命降商周之興實由神感諸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不得爲天獨非陋歟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全烝合升也房烝胖升也饗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醴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饗之斂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胖升祭天用犢持豚之類故亦合升若禘果爲宗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胖升者也金鷄又申鄭祭法注義云魯頌簋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此禘祫之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圖巨之禘也楚語禘郊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牲也宗廟言牛羊豕

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牲乎且
禘之爲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本義宗
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王肅見爾雅禘大祭與釋又祭連文
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知釋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日釋
商曰彤夏日復膳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則禘爲祭天明矣
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
可專指宗廟之禘哉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
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於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
而不言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圜丘
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於同故不一一言之豈可以
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且禘嘗之禘肅謂祀嘗亦后稷廟以嘗配之是以祖配祖也經傳唯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祖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邠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嚳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嚳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

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
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饗而卑稷也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
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
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饗配園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
略饗者以方言嚴父意主於近者稷近而饗遠故略饗而不略
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饗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又申鄭大
傳注義云荀子云王者天大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
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所謂萬物者實兼
人而言人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久之本故祭

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王肅難鄭以亂禮之名實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於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於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嚳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

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通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案二金及孔說是也云圜鍾夾鍾也者隋書音樂志引賈逵說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圜鍾卽夾鍾也圜鍾以周匝爲義案賈鄭蓋以十二律名鍾者凡四此章黃鍾函鍾應鍾並已具獨夾鍾未見故以圜鍾爲夾鍾也隋志又引馬融注云圜鍾應鍾也案此致人鬼之樂別有應鍾爲羽則馬說非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者大師注云夾鍾者卯之氣也李淳風乙巳占云房心宋之分野於辰在卯爲大火故夾鍾亦得爲房心之氣也云房心爲大辰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云天帝之明堂者開元占

經東方七宿古引石氏云房爲天子明堂王者歲始布政之堂
又云心爲明堂賈疏云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
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夾鍾房心之氣爲大辰
天之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圓鍾爲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
前注義同云林鍾生於未之氣者大師注義同唐郊祀錄引三
禮義宗云函鍾以函容爲義未爲土能含容萬物云未坤之位
者周易乾鑿度云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
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
之外天社地神也者與釋文作與云本亦作與案與卽與之誤
賈疏云案星經天社六星與鬼之南是其與鬼外也天社坤位
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詒讓案乙巳占云東井與鬼秦

之分野於辰在末爲鶉首天社與東井與鬼相近故鄭據以爲說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大師注云黃鍾子之氣也乙巳占云須女虛齊之分野自須女入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故黃鍾亦爲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爲宗廟者賈疏云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鄭誤以此經三樂並以宮角徵羽合成一調既云三者爲宮則各於本宮起調求其相生之次得角徵羽故云用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者賈疏云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入相生還從陽數也程瑤田云賈疏以注中從陽數數字作上聲讀謂天宮夾鍾乃陰聲而其陽則無射此宮數相

生之法當從無射陽聲數起故其陽無射句下不添不用二字者非不用也若用之是從陰數起矣依疏言凡言不用者卑之陰不當卑陽故知非不用乃不能用耳天宮夾鍾卯氣陰呂無射戌氣陽律卯戌相合故曰天宮之陽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以下皆鄭以意推之以強圓其每祭宮角徵羽爲一調而律次與本宮不相應之說也賈疏云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詒讓案中呂巳氣林鍾未氣巳未位皆在南方鐘同位也云中呂上生黃鍾者謂黃鍾無所嫌故用爲角也云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者賈疏云亦嫌不用也云林鍾上生大族者大族亦無所嫌用

爲徵也云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者程瑤田云無射既不能用南呂與之同位故亦不用也詒讓案南呂酉氣無射戌氣酉戌並在西方故亦同位云南呂上生姑洗者姑洗亦無所嫌用爲羽也云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者大蔟南呂姑洗並無所嫌故用爲角羽徵也賈疏云南呂爲羽先生後用姑洗爲徵後生先用例瑤田云賈疏謂地宮羽爲先生後用徵爲後生先用人宮徵爲先生後用角爲後生先用蓋謂角徵羽以絲多者居先相次而用之也然則天地二宮皆在徵羽之間其角徵二音絲皆多於宮音豈宮音宜用倍律與案依鄭所說則經文先後次序不與律呂相生之次相應賈程二家強爲之說鄭意或當然也云人宮

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凡言辟之
右爲之故林鍾爲地宮辟之云林鍾上生大簇者大簇亦無所
嫌用爲徵也賈疏云大簇爲徵先生後用也云大簇下生南呂
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者程瑤田云無射爲天宮之陽
當辟而南呂則與無射同位故亦辟之云南呂土生姑洗姑洗
南呂之合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南呂酉氣姑洗辰氣辰酉相合
南呂既辟姑洗因亦辟之云姑洗下生應鍾者應鍾亦無所嫌
用爲羽也云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者
賈疏云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辟之程瑤田云林
鍾未氣蕤賓午氣午未相合林鍾既辟蕤賓因亦辟之云蕤賓
上生大呂者大呂亦無所嫌用爲角也賈疏云大呂爲角以絲

多後生先用也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宮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隔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取知之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取者是尊而避之也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者鄭月令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此天宮圓鍾長七寸強迭生至黃鍾長九寸數多者濁故爲角太族長八寸姑洗長七寸強數少故爲徵羽也地宮人宮並放此云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者賈疏云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尙柔商堅剛不

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聲生單出曰聲雜出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江永云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必然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案江說略本唐趙慎言奏孔廣森亦同江說又據樂記聲淫及商非武音也證周樂無商均皆深得其義隋音樂志引干注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人謙以自牧也案于說迂曲難通不足馮也孔廣森又云天神之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黃鍾子大呂丑大簇寅圓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

無大呂者大呂爲商也地而之樂林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族大族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黃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族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案孔謂三樂取相次相生相合說本陳祥道於義亦通陳澧云周禮三大祭之樂鄭注以爲三宮則角徵羽所用之律皆不合且但有宮角徵羽而無商其說難通魏書樂志載長孫稚祖瑩表曰臣等謹詳周禮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莫曉其旨隋書音樂志載牛弘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議曰周禮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案此皆不言鄭注之誤而

反以疑紆然鄭注之誤亦因此而明矣考舊唐書音樂志圖凡樂章圖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大蕤徵一成姑洗羽一成以上六變汾陰樂章林鍾宮大蕤角姑洗徵南呂羽各再變享大廟樂章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大蕤徵二成應鍾羽二成摠九變此唐人依倣周禮三大祭之樂其圖鍾宮三成則圖鍾爲宮自爲一調也黃鍾角大蕤徵姑洗羽各一成則黃鍾爲角又爲一調大蕤爲徵又爲一調姑洗爲羽又爲一調也林鍾爲宮以下皆仿此然則唐人解周禮之宮角徵羽乃宮角徵羽四調非一調中之宮角徵羽四聲也惟其各爲一調故謂之變也唐會要載開元八年趙愔言論郊廟用樂表曰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

殊周室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此說亦可證宮角徵羽各爲一調故可以請去角調而用商調此皆周禮之定解其說必有所出而今不可考矣又云十二均轉爲六十調似複而非複也通典云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黃鍾之均大呂之均大蕤之均五正律夾鍾之均黃鍾爲羽黃鍾正律聲長用其子聲姑洗之均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用其子聲案子聲者半律也凡樂一均以一律爲主黃鍾均以黃鍾爲主餘十一律依次而下皆正律也大呂均以大呂爲主餘十律依次而下皆正律其末則黃鍾半律也大蕤均以下皆以此推之故宗廟樂既有黃鍾爲宮方丘樂之南呂爲羽亦以黃鍾爲宮此似複矣然而不同者宗廟用黃鍾均其宮商角徵羽五聲皆正律也方丘用南呂均

惟南呂爲羽用正律其宮商角徵四聲皆半律也此所以不同也宗廟既有大呂爲角方上之姑洗爲徵亦以大呂爲角然而非複也一用大呂均一用姑洗均也圜上宗廟既有大蕤爲徵圜上之姑洗爲羽方上之函鍾爲宮亦以大蕤爲徵然而非複也一用大蕤均一用姑洗均一用夾鍾均也均不同則或用正律或用半律皆不同此其所以不複也案陳說是也三大祭之樂每祭皆四調圜上首用圜鍾宮調則仲呂商林鍾角無射徵黃鍾半律羽也次用黃鍾角調則夾鍾徵仲呂羽夷則宮無射商也次用大蕤徵調則姑洗羽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也次用姑洗羽調則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大蕤半律徵也方上首用函鍾宮調則南呂商應鍾角大蕤半律徵姑洗半律羽也次用

大蕤角調則仲呂徵林鍾羽無射宮黃鍾半律商也次用姑洗徵調則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大呂半律角也次用南呂羽調則黃鍾半律宮大蕤半律商姑洗半律角林鍾半律徵也宗廟首用黃鍾宮調則大蕤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也次用大呂角調則姑洗徵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也次用大蕤徵調與圜上同次用應鍾羽調則大蕤半律宮姑洗半律商蕤賓半律角南呂半律徵也自鄭賈誤說以宮角徵羽合爲一調遂使五音有闕律呂不備後儒不悟因以疑經惟唐人圜上樂章依放周樂冥符經指自朱子及近儒李光地吳廷華秦蕙田江永惠士奇孔廣森莊存與徐養原並知四聲各自爲調無商均非無商聲而未能大暢其說惟陳氏所論最爲精折而其據唐樂以證

周制尤爲瑣鑿今備錄之以刊舊話之誤尊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者此無正文先鄭以意說之二鄭說雷靈路三鼓並多面其說未埒詳鼓人疏云雲和地名也者輿地書未見未詳所在云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者並以雷鼓雷鼗六面差之各降殺以兩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二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者據左文七年傳文賈疏引舊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楚辭離騷云奏九歌而舞韶兮又云啟九辨與九歌王注云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是秦漢人以九德之歌爲禹時樂歌故僞古文書大禹謨亦采左傳文賈疏謂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尙書故引春

秋非也九德之歌蓋席薦登歌所奏之樂章在六詩雅頌之上
故警牋云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也云玄謂雷鼓雷鼗
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者此不用先鄭說也鼓人
注說三鼓義並同宋書樂志亦依後鄭義云孤竹竹特生者者
書禹貢釋陽孤桐偽孔傳云孤特也特生桐中琴瑟此孤竹亦
特生之竹中爲管者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孤竹之管辯綜注云
孤竹園名出竹案辯說與下孫竹陰竹文例不合非也云孫竹
竹枝根之末生者者末舊本誤未今據宋余仁仲本及明注疏
本正段玉裁云枝根謂根之橫生者韓非解老所謂曼根今俗
所謂竹鞭是也鞭所行之末生竹曰孫竹案段說是也說文木
部云枝木別生條也枝根末生亦謂竹根旁出別生其末成竹

賈疏云案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卽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案
賈釋孫竹爲若子孫然是也但引詩傳與經義不相應今毛詩
亦無此文聶氏三禮圖引詩傳及疏述注枝並作枝則疑賈所
見本注枝字實作枚詩周南汝墳傳云枚曰條孫曰枚賈蓋卽
引彼文枚根義難通賈緣誤爲釋不足據也云陰竹生於山北
者者此與山虞仲夏斬陰木義同並謂生山北爲陰也云雲和
空桑龍門皆山名者楚辭九歌大司命云踰空桑兮從女王注
云空桑山名又大招云魂乎歸徠定空桑只注云空桑瑟名也
古者弦空桑而爲瑟或曰空桑楚地名山海經東山經云空桑
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潯澤郭注云此山出
琴瑟材見周禮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高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漢書樂志郊祀歌空桑琴瑟結信成
顏注引張晏云傳曰空桑爲瑟一彈三歎祭入質故也師古云
空桑地名出善木可爲琴瑟也案鄭唯云空桑山名不詳所在
東山經之空桑山亦未能指其處據高說則卽左昭九年傳
之窮桑杜注云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名在魯北是也而大
招王注後一說又以爲楚地二家皆不云山名蓋並與鄭義異
不徒空桑並瑟直以桑木爲釋矣龍門者書禹貢云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爲孔傳云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漢書地理志云左
馮翊夏陽禹貢龍門山在北案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境文
選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斲以爲琴
卽此雲和山未詳所在卽以空桑龍門並是山名故雲和亦不

從先鄭說也云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者據前六樂作大與九形近磬韶古今字經例作磬注例用今字作韶楚辭遠遊九韶歌王注云韶舜樂也九成九奏也又離騷注云九韶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淮南子齊俗訓許注汜論訓高注說並同劉敞王安石王應麟亦並謂九磬卽書所謂九成曾釗云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是也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丁晏云呂氏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作九磬於義亦通鄭讀从大韶因上言舞大磬也案丁說是也九招亦見山海經大荒西經墨子三辯篇劉王諸家讀九如字亦通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展之卽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疏凡樂事者通昭下大祭祀大饗大射大食大

獻諸用樂之事與彼爲目也云大祭祀宿縣者賈疏云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詒讓案宿謂祭前之夕也大射儀云樂人宿縣與大宗伯世婦大史諸職宿爲申戒異縣卽宮縣樂人亦卽大司樂眾官屬之通稱也燕禮在寢亦云樂人縣注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彼路寢有常縣之樂燕直新之而已大祭祀在廟中非中本無常縣故必先夕特縣南齊書禮志蔡仲熊議云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注云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者鄉師注云展猶整具也又大胥注云展謂陳數之此注兼彼二義以經云以聲展之聲卽典同十二

聲之等謂先叩擊鼙其聲乃更整具陳次之以察其器之完否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王出入則令奏王夏者此令奏並謂令樂官奏鐘鼓以爲出入之節卽笙師所謂臧樂漢書禮樂志說叔孫通制宗廟樂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芻肆夏也蓋放周禮王入奏王夏此三夏所用並據祭祀而言其常時王出入則奏肆夏樂師云行以肆夏是也賈疏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升祭蔬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者釋文尸作屍云本亦作尸阮元云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屍爲假借諡譌案經例凡祭尸字並作尸釋文與全經字例不合不足據賈疏云

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詔讓案御覽樂部引尙書大傳說舜樂云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鄭注云始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彼始卽此尸入亦奏肆夏則周沿虞夏法與云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者賈疏云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燔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 注云三夏皆樂章名者卽鍾師九夏之三也曲禮讀樂章孔疏云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鍾師九夏注云夏皆詩篇名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是鄭以九夏爲詩頌之類以入樂言之則謂之樂章然其說未塢詳矣師疏卽國子而舞當用舞者雖以往疎卽國子而舞者亦冢上大祭祀爲文舞備云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然則中祭祀大司樂亦帥國子舞之可知
注云當用舞者帥以往者賈疏云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
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選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
往爲舞之處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饗饗賓客也不
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
夏肆夏疏大饗不入牲者賈疏云凡大饗有三案聘器云郊血
大饗腥鄭云大饗祫祭先王一也郊特牲云大饗尚股脩謂饗
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問卜謂摠饗五帝於明堂
三也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股脩爲一物言不入牲謂
發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
廟門外殺因卽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詒讓案大饗諸

侯樂與大祭同故左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孔疏謂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是也 注云大饗饗賓客也者卽掌客云上八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壹饗是也賈疏云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者入牲非大司樂所掌經欲言大饗奏樂如祭則惟無牲出入奏昭夏之事故特詳之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賈疏云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爲陔夏彼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爲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爲禘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酢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

同故破肆夏爲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盃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醜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詒讓案祭祀主於事尸大饗主於事賓故以賓如尸禮大射儀注引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卽據此文以義改之也金鶚云天子諸侯之樂以金奏爲第一節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終始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賓出入不宜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案金說是也孫希旦說同禮器郊特牲所說正足證大饗賓出入奏肆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又云

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果天子所以享元侯據此諸文是天子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賓出入皆奏肆夏矣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彼注以爲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大射儀諸侯未射以前燕羣臣之禮與燕禮同是諸侯饗燕卿大夫亦得奏肆夏矣然其禮則小異金氏又云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卽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謂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奏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案金亦說是也又大射禮賓入奏肆夏禮終賓出則仍奏陔燕禮記說以

樂納賓之盛禮不言出奏肆夏疑亦如常燕之禮奏陔夏則與大贊之出奏肆夏亦異然則賓出入皆奏肆夏者惟天子贊來朝諸侯及諸侯自相贊乃然其天子贊三公及畿內諸侯當亦用此禮若天子與諸臣及來聘陪臣贊燕則當如諸侯燕羣臣之禮至諸侯與聘使贊燕禮經無文疑當如燕禮以樂納賓之法鄭注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謂賓兼朝聘殆以門庭小差偶未析別實則不盡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疏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者謂將祭郊廟擇土而與諸侯卿大夫士射王出入於大學辟雍之樂賈疏謂在西郊虞庠諶詳司裘及前疏令奏者鍾師奏王夏大司小師奏騶虞皆大司

樂與樂師令之若大射儀樂正命大師奏樂是也金鶚云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者以鐘鼓奏九夏也鄉飲酒禮燕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後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是奏爲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也乃鄉射言奏騶虞大射言奏騶首騶虞騶首皆詩也詩何以言奏此蓋不歌於堂上而奏於堂下者也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是工在堂下也後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騶首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乃奏騶虞以射無升階之文大射奏騶首亦然是奏騶虞騶首在堂下明矣詩必須歌奏必以鐘鼓此奏

騶虞狸首蓋歌奏並用不以琴瑟而以鼓也大師云大射紳誓而歌射節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騶虞狸首皆必歌之矣然謂之奏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用琴瑟也鄉射云不鼓不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據此是射歌騶虞狸首專用鼓不用鐘也九夏為樂章之大者故鐘鼓並用而以鐘為主謂之金奏騶虞狸首以為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即以節射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狸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案金說是也徐養原說同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謂召南十四篇騶虞為末篇詩周南孔疏云卒篇

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召南之卒章也云王射以騶
虞爲節者據樂師文詳彼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
揖讓進退之儀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者諸侯謂射耦大司馬云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以弓矢舞卽鄉大夫鄉射五物五日
興舞是也天子大射賓射蓋亦有之故大司樂詔告其儀其燕
射則樂師詔射夫舞詳鄉大夫疏 注云舞謂執弓挾矢揖讓
進退之儀者賈疏云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
第各與其耦執弓插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
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引之云舞謂樂舞故大
司樂詔之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樂
所當贊矣殆失之案王說是也王大食三省皆令奏鐘鼓大食

禮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疏王大食三宥者此與膳

夫爲官職也宥明注疏本及盧本釋文並作侑非嚴可均云說文媮或作侑耦也宥寬也以耦寬爲勸助字本假借儀禮聘禮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于賓鄭彼注並云古文侑皆作宥左莊十八僖廿五年傳命之宥廿八年傳命晉侯宥儀禮有古文左傳周禮亦爲古文故統借宥字爲之而膳夫以樂侑食雜以今文則轉寫失之耳案嚴說是也三宥者特牲饋食士禮尸食再侑少牢饋食大夫禮尸食三侑天子諸侯太食蓋亦三宥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三侑之不食也蓋通祭禮食禮言之論語微子篇云亞飯干適楚三飯練適蔡四飯缺適秦膳夫賈疏引鄭彼注謂皆舉食之樂何氏集解引孔安國包咸注說略同姚文

田云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則有三宥初飯不得有宥亞飯三飯四飯各一宥黃以周云論語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宥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殮鄭注殮勸食也殮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殮亦卽正食不宥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既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曰初飯既正食後殮之以三飯合前正食爲四飯正食不宥亞飯則一宥三飯則二宥四飯則三宥故云王大食三宥王平居自食三宥而止故臣之殮君亦三飯而止案姚黃說是也論語亞飯干等漢書古今人表列於殷時顏注引鄭論語注說以爲周平王時人則亦是王官蓋大司樂之屬不知塙爲何官也云

皆令奏鐘鼓者奏路寢常縣之樂也荀子正論篇云曼而饋伐
舉而食雍而徹乎五祀淮南子主術訓云饔而食高注云饔
鼓王之食樂也詩小雅鼓鐘伐饔舉饔字通則此王大食所奏
之鼓卽饔鼓也 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者朔月
月舊誤日今據宋婺州本岳本及注疏本正賈疏云案玉藻天
子諸侯有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
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
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鐘鼓亦
有樂侑食矣知日食有樂者案膳夫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案
依賈說則此官唯王大食令奏常食則否攷大戴禮記保傅篇
說王后就宴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廬注云大師啓官以此推

之王燕居自當有樂官御左右玉藻云御替幾尊之上下亦是也若然王燕食有樂或大師令奏與云有猶勸也者賸大注義同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疏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者此與大司馬爲官聯也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者賈疏及大司馬疏並引鄭志云趙商問夏官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賈大司馬疏又申之云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詒讓案王制

云出征執御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魯頌泮水云在泮獻
馘則太師尙有獻捷於學之事大師樂掌學政則獻學時亦當
令大愷樂經注並不云獻學者亦文不具也云愷樂獻功之樂
者說文豈部云豈還師振旅樂也又云愷康也又心部云愷樂
也愷卽豈之借字大司馬注云兵樂曰愷引司馬法曰得意則
愷樂愷歌亦喜也司馬法仁木篇云天下旣平天子大愷愷字
通作凱積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短簫篪歌軍樂
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
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崔氏古今注說略同蓋
並約此職及樂師文案愷樂愷歌當自有樂章但與漢短簫篪
歌未必同耳今無可攷云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

漢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者左僖二十八年傳晉敗楚於城濮師還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先鄭以彼振旅愷與獻俘連文卽此大獻奏愷樂之事故引以爲證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愷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人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疏令去樂者因遇非常大災則命樂官盡屏蔽諸樂縣樂器示不舉也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者廣雅釋詁云鎮重也賈疏云以職方九州州各有鎮山皆曰其大者以爲一州之

鎮故曰山之重大者也但五州五鎮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爲鎮號故四鎮也云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崋冀州之霍山者並詳職方氏疏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者五山所在並據職方氏文案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其一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卽此注所本其一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大宗伯注所說者是也賈疏云以周處編京在五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錫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禮立吳嶽爲西嶽爾雅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卽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

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
吳嶽爲西嶽而說耳邵晉涵云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
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中
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以該五嶽邦畿喬嶽四方所仰
止東岱北恆南衡所爲三面環拱也鄭君以爾雅所言五嶽前
後異文互見於注迺未定之論舜典孔疏求其說而不得遂以
鄭注爲更見異意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岳止名必取嵩
高爲定解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
王制云五嶽視三公脩其秩祀國有典常如謂可權立其名則
秩祀亦無定所成周制禮必不其然大宗伯所言五嶽主祭祀
大司樂所言五嶽主災異則是中嶽之祀在嵩高而吳嶽不與

焉五嶽間有災異在吳嶽而嵩高不與焉以吳嶽爲五嶽慮其
或有震裂而存去樂之文以嵩高爲五嶽即可信其終古無震
裂乎職方氏九州之山鎮無嵩高以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爲
四鎮則華嶽岱恆衡爲五嶽而不指嵩高其明證矣何休公羊
注引尙書巡狩四嶽之文而益其下云還至嵩如初禮白虎通
義引尙書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或以此
爲唐虞五嶽有嵩高之證殊不知虞夏書四岳而外惟霍太山
有太岳之稱是爲唐虞之五嶽知周以前不稱嵩高爲岳則無
疑於吳嶽之爲岳詩崧高疏引鄭志雜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
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嵩高鄭君釋五嶽此爲
定論矣金鶚云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

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爲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嶠也嶠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嶠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不甚相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嶽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嶽之名歷代隨帝居而移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晉陽皆在冀州之域故並以霍大山爲中嶽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故以嶽

周禮正義

禮四十三

三五 禮記卷之四十九

五百四十九

山爲中嶽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
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漢書地理
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是嶽山卽禹貢汧山也
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得專稱嶽也四嶽皆
舉其名不得專稱爲嶽而中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此山
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
以爲西嶽使西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且汧縣在鎬京
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
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西巡狩至
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乎以嶽山爲西
嶽其說本於鄭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四嶽果如此

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然舜都蒲坂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爲西嶽乎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夫方岳爲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權立乎嶽山旣不得爲西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嵩高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異於岱衡華恆猶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左傳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司馬侯是

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並數可知東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釋山首尾載東西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兩解不定也周都鎬京中嶽必以嶽山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嶽之名不改緯書起於周末孝經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嵩高語時制也太史公封禪書及尙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知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案金說是也林喬蔭說同五嶽所在亦並詳職方氏疏云隗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者哉羣書治要引作灾下同案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膳夫疏說文人部云隗

偉也周禮曰大傀異災重文瓌傀或从玉表聲偉奇也段玉裁云經言大傀異裁以別於下文大裁也阮元云傀異裁裁之傀異者非常之變也云若星辰奔質者謂天之奇變也爾雅釋天云奔星爲徇約郭注云流星開元占經流星占引爾雅舊注云流星大而疾曰奔公羊莊七年經星實如雨是星辰奔實之事也云及震裂爲害者看謂地之奇變也春秋文九年經九月癸酉地震公羊傳云地震者何動地也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丞於是地有地震開元占經地占引春秋考異郵云臣忝地裂圻續漢書五行志云世祖建武二十六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是震裂之事也云去樂藏之也者惠棟云古人皆謂

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勑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詒讓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密藏曰弃去弃古今字既夕記云徹琴瑟注云去樂蓋去之云者舉內外大小樂器盡藏之左成五年傳云山崩川竭徹樂杜注云息八音卽其義也引春秋傳者宣八年經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注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賈疏云鄭答趙商云於去者爲

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案春秋經去籥爲祭樂故賈後疏謂此經據廟中之樂攷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爲之不樂食王食在寢則路寢常縣亦去之矣鄭以彼云去與此同舉以證義耳不定指去廟樂也云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者據春秋經傳以去籥別於萬入明去謂不入然此鄭疏文爲訓實則凡徹樂並得云去不闕入不入也故昭十五年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彼樂已入而徹出之亦得云去與宣八年經事異而義同也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亦與此義同大札大凶大殺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疏大札大

凶大裁者大司徒賈疏引此經大凶上有大荒二字羣書治要引亦有大荒而在大裁下與賈所引小異疑唐時別本有此二字據注以凶年釋大凶膳夫大司徒注並釋大荒爲凶年則凶荒是一經不宜更有大荒二字別本非也云大臣死者賈疏云則大夫已上是也論讓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然則士喪君蓋縣而不舉其大夫以上則弛縣蓋亦以卒哭爲節也云凡國之大憂者賈疏云謂若禮記檀弓云國人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云令弛縣者命大師既瞭釋金石之縣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注云縣樂器鐘磬之屬也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樂不備合孔注云備合所謂官縣也樂縣詳小胥疏 注云札疫瘡

也者膳夫注同云凶凶年也者與膳夫大司徒司服之大荒義
同管子八觀篇云其稼凶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年而大凶互
詳司馬疏云裁水火也者裁亦當作災此與大宗伯禘裁義同
詳彼疏云弛釋下之者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引申之爲凡器
物解釋不用之義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諸侯不釋縣
弛縣卽釋縣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弛侯范注云弛廢
也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師氏弛其兵亦並取弛釋之義賈
疏云樂縣在於虞釋下之上文云去樂據廟中縣之樂去藏之
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互文以見義也去者藏
之亦先弛其縣弛縣亦去而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
案大札大凶大裁輕於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大臣死

特於諸侯薨則其禮亦當有隆殺經於上云去樂此云弛縣明以別文示異不當如賈說并去與弛爲一也竊謂去樂者斂凡樂器一切盡藏之府庫弛縣則直弛金石之縣而已不必盡藏去也大司徒十二荒政九曰蕃樂杜注讀爲藩樂彼亦謂藩蔽不令人見與此弛縣正同管子霸形篇云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尹注云併除也彼伐縣卽此弛縣併當讀爲屏屏樂卽此去樂賈謂去樂據廟中之樂弛縣據路寢常縣經互文以見義非也云若今休兵鼓之爲者休兵鼓謂偃兵息鼓漢時遇災喪蓋如是故以爲況詭釋鄭意蓋亦以弛縣爲但弛在縣之鐘鼓等與去樂異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人凶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惰慢不

泰疏凡建國者謂始建王國及諸侯國也賈疏謂專屬新封侯國未咳云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者憲禁令衆樂官不得作也漢書禮樂志云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媾之聲爲設禁焉卽本此經媾卽慢之借字荀子王制篇云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大司樂禁四聲卽廢其非雅者也注云淫聲者鄭衛也者謂淫亂之聲也王制云作淫聲殺注云淫聲鄭衛之屬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又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詠歌相感故云鄭聲注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鄭國之

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鄭聲淫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案凡言鄭衛淫聲者謂其聲淫非謂其詩也鄭衛詩雖有說婦人者故不在禁放之列矣此當從今文論語及白虎通說爲正許君以鄭詩爲說非也賈疏亦襲許說以衛爲三衛之詩並不足據至左傳說以淫聲爲煩手淫聲公羊莊十七年傳徐疏謂服虔說同云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此尤非鄭義又詩小雅鼓鐘孔疏引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亦非此淫聲之義云過聲失哀樂之節者賈疏云若玉藻云御發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替人歌詩以察樂之哀樂使得

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不可也云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閒
濮上者樂記云桑閒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
上地有桑閒者亾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閒在濮陽南又史
記樂書云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
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卽去之晉見晉
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鑿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
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
之曰此亾國之聲也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是所謂濮
上之聲也鄭樂記注亦據彼爲釋云慢聲情慢不恭者說文心
部云慢情也賈疏云謂若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善音散解橋

志卽是情慢不恭者也論議案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非此經慢聲之義大喪泄厥樂器泄臨也厥與也臨笙師之屬與樂器也興謂作之也疏大喪泄厥樂器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此謂陳明器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龔虞周書器服篇云明器樂鈔璪參笙一竽皆是也旣夕禮云陳明器無祭器鄭彼注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又云有燕樂器可也注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然則王及后世子之喪凡祭燕所用之樂器悉厥之矣注云泄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厥與也者司裘注同案此說非也厥當訓爲陳厥樂器猶樂師云陳樂器皆謂葬前一日陳於廟庭也詳司

喪疏云臨笙師鐸師之屬與樂器也者既瞭笙師鐸師箎師職
皆云大喪廢樂器司干云大喪廢舞器典庸器云大喪廢筥虞
此官通泄之也云興謂作之也者謂與象生時樂器而作之此
說亦非也詳司喪疏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疏及葬藏樂器亦如
之者此與家人爲官聯謂葬既空諸官藏所廢之樂器此官亦
泄之也樂器蓋亦藏於椁中見內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容柩
謂藏樂器也詳家人疏賈疏云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鐸師等
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周禮正義卷四十三終